



野喵阿咪

台南會計部 陳淑華

從小養過不少野貓，最後一次養的野貓阿咪，讓我印象最深刻、最心痛，從那次之後便不再養了。

阿咪是90年代左右有一天，在我家廚房後門外面喵喵叫，我聽到馬上開門伸頭出去看，看到三隻貓咪坐在遠遠的地方和我對看，我腳一伸出去，那三隻貓就飛快般地跑掉。

跟著時代的改變，人和人的情份愈來愈生疏，貓咪也一樣，早些時候的貓咪，只要用食物來引誘，隨便呼叫就來，怎麼摸牠都沒關係，現在的貓咪對人有很大的存疑和戒心，要呼叫牠來要有一些訣竅。

我拿幾塊魚，先丟遠遠地給牠們吃，牠們吃完才又丟一塊，愈丟離我愈近，牠們一邊吃一邊注意我的動靜，最後一塊在我的腳邊，有一隻趁我不注意的時候，衝過來咬我腳邊那塊，我也趁這時候出手偷摸牠，那隻就是阿咪，就這樣，我和阿咪的緣分開始了。

阿咪自從我摸牠那次之後，就和我愈來愈親近，兩三天就跑來找我要吃的，在我腳邊鑽來鑽去，跟我撒嬌。有一段時間卻看不到阿咪，呼叫牠也沒回應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一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我在煮晚餐，聽到阿咪很急促的叫聲，像是要我快出去。我一出去，阿咪就爬起來跑，一邊跑一邊回頭看我，有時還會停下來等我，最後停在水溝旁，對著水溝底一直叫。我靠過去一看，哇！四隻像毛線球般的小貓咪在水溝底發抖。

我趕快將小貓咪撈起來再用布將牠們擦乾，接下來再拿舊衣褲鋪在雞籠裡，幫牠們做一個舒適的窩。這四隻小貓咪真的很可愛，我開心地叫姐夫來看，突然想起不可讓陌生人來看，不然母貓會將小貓咬走，想到時已經來不及了，隔天貓咪都不見了，就這樣有很久的時間沒再看到阿咪的蹤影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同樣在煮晚餐，聽到外面有鐵鍊拖地的聲音，開門一看，我的眼淚快流下來。阿咪坐在那兒用悲傷的眼神看我，牠的一隻前腳被捕獸夾夾著，骨頭已經被夾斷，只剩下皮連在那兒晃來晃去，上面還有蟲在那兒爬來爬去。我趕快將捕獸夾剝下來再送牠去動物醫院讓醫生治療，靜養一段時間後就可以爬起來走路。

誰知到去淋到雨，卻來癱瘓，就這樣全身無法動彈。家裡的長輩很忌諱貓咪死在家裡，要我把牠送走，不得已我只好將阿咪安置在附近的竹林邊，每天去餵牠，過沒多久卻換竹林的主人來驅趕，又看到螞蟻爬了阿咪滿身，我實在捨不得阿咪再受苦，仔細考慮之後，我決定送阿咪去醫院，讓牠沒有痛苦地離開。

我含著眼淚，一邊摸阿咪的頭一邊跟牠說：「阿咪，我要送你離開了，希望下輩子你可以投胎到好人家，過好的日子。」阿咪像是聽懂我的話，對我輕輕地喵一聲，像是對我說謝謝；眼睛眨一下，像是要我別煩惱。

阿咪對我的信任和我們之間的默契，就像親人一樣，二十幾年過去了，牠的眼神、牠的形影一直活在我心中。

野喵阿咪（台語漢字）

自細漢飼過袂少ê野貓，上尾仔彼擺飼ê野貓阿咪，予我記持上深，心肝上艱苦，自彼擺了後就無koh飼矣。

阿咪是90年代彼跤兜仔有一日，佇阮兜灶跤後尾門外口遐喵喵叫，我聽著隨開門伸頭出去看，看著三隻貓仔坐佇遠遠ê所在恰我sio對相，我跤chit伸--出-去，彼三隻貓仔就peh起來lōng，走若飛咧。

繕著時代ê改變，人恰人ê情份愈來愈生分，貓仔嘛全款，較早ê貓仔，只要用食ê物件kā嘸，清彩喝咻就來，按那kā摸攏無要緊，這馬ê貓仔對人有真大ê存疑恰戒心，欲kā咻來愛有一寡仔撇步。

我提幾塊魚仔，先擲遠遠予in食，in食煞才koh擲一塊，愈擲離我愈近，in那食那注意我ê動靜，落尾仔彼塊佇我ê跤邊，有一隻趁我無注意ê時陣，從過來咬我跤邊彼塊，我嘛趁這時陣出手kā偷摸，彼隻就是阿咪，就按呢，我恰阿咪ê緣分開始矣。

阿咪自我kā摸彼擺了後，就恰我愈來愈親，兩三工就來揣我討食，佇我ê跤邊屢來屢去，kā我司奶。有一站時間煞無看阿咪ê影，咻嘛咻無，毋知發生啥物代誌。

一直到一日下晡，我咧煮暗頓，聽著阿咪叫甲足急ê聲，親像叫我緊出去。我chit出去，阿咪就peh起來走，那走那幹頭看我，有時koh會tòng-tiām來等我，落尾停佇水溝仔邊，對溝仔底gēn叫，我倚去kā看，哇！四隻親像一球一球ê膨紗ê貓仔囝，佇水溝仔底咧必必掣。

我緊甲貓仔囝撈起來koh用布kā拭予焦，繼落來koh提舊衫仔褲chū佇雞籠仔內底，kā in做一个四序ê岫。這四隻貓仔囝真正有夠古錐，我歡喜甲叫阮姊夫來看，雄雄想著袂使予生分人來看，若無貓母會kap貓仔囝咬走，想著ê時已經袂赴矣，隔轉工貓仔攏無去矣，就按呢，有足久ê時間無看著阿咪ê影。

有一日下晡，我全款咧煮暗頓，聽著外口有鐵練仔拖塗ê聲音，開門一看，我ê目屎強欲流落來。阿咪坐佇遐用悲傷ê眼神看我，伊ê一隻前跤予鐵虎挾牢ê，骨頭已經予挾斷去，干焦賄皮連佇遐幌來幌去，面頂闔有蟲佇遐趕來趕去。我趕緊共鐵虎剝落來，闔送伊去動物病院予醫生看，靜養一段時間了後就會當peh起來行。

誰知影去沃著雨，煞去著癱風，就按呢規身軀袂振袂動。厝內ê序大足忌貓仔死佇厝內，愛我共送走，姑不而將，我只好共阿咪安搭佇附近ê竹林邊，逐工去共飼，過無偌久煞換竹林ê主人來趕，闔看著狗蟻共阿咪peh甲規身軀，我實在毋甘阿咪闔再受苦，針酌考慮了後，我決定送阿咪去病院，予伊無痛苦來離開。

我目屎含咧，那kā阿咪摸頭那kā講：「阿咪，我欲送你走矣，向望後世你會當投胎去好ê所在，過好ê日子。」阿咪親像聽有我ê話，對我輕輕仔喵一聲，親像咧講多謝，目睭一下，親像愛我免操惱。

阿咪對我ê信任kap阮之間ê鬥搭，親像親人全款，二十外冬過去仔，伊ê眼神、伊ê形影，一直活佇我ê心內。

▶回頁首

